Wenbi 散文

生如夏花

■吴树生

我是一个粗陋的人，没什么闲情逸趣，从不养花种草，即使看到最美的鲜花，心里也起不了什么涟漪。但是，也有例外的时候，这次面对满目盛开的莲花，脑海中竟然生出了许多花花草草来。这是我预想不到的。

早上，从市区出发，经过一个小时左右的颠簸，大巴车停靠在老竹镇的边上。走下大巴，也不管你愿不愿意，遍野的莲花就以别无选择的气势，向你扑面而来。莲叶碧绿，莲花红艳，漫步在田间小道，自己就成了一叶小舟，荡漾在碧海红浪之中。举目四看，这里的莲花有两种颜色，一种是粉红色，另一种为白色，在莲叶的映衬下，红得如霞，白得若玉……

望着遍野莲花，突然，我觉得它跟我的生命有着某种内在的联系。当然，这种念头的产生，缘自对过去的回忆。

七岁那年，我第一次看到了莲花，并且差点送了小命。那个粮食紧缺而又动荡不安的年代，几乎每一寸耕地都为解决饥饿派上了用场，在泥土中爬滚长大的我此前没见过莲花。那次，母亲带我到同村的姑姑家串门，大人在聊天，表妹领我去她家的后院玩。她们家的房子有很高的院墙和宽大的后院，据说，它原先的主人是一个大财主，土改时分给了姑姑和另外三户穷人。后院有一条砖砌的走廊，走廊的外侧是一排美人靠，美人靠外面是一个大鱼塘。鱼塘的水中长着一种植物，圆形的叶子有斗笠般大，上面开着好看的花。我看到叶子底下有鲤鱼在游动，这让我顿时兴奋不已。我和表妹从走廊头上的台阶走下去，来到了鱼塘的水边。那些鱼精灵得很，我们刚走近，它们就钻进了叶子的深处，没了踪影。我努力在寻找鱼儿的行踪，表妹在旁边叫喊：“我要花，我要莲花！”表妹指的那朵莲花，就在身边，好像很容易就能采到，我蹲下去拼命伸长小手，却没有够着。我再次努力，在手就要勾到莲花的一刹那，脚下一滑，我钻进了鱼塘……后来我听母亲说，是表妹跑去叫来她和姑姑，才把我从水中捞起。当时，我差不多已经停止了呼吸，经过一番抢救才捡回了小命。十多年以后，邓丽君的歌曲“路边的野花不要采”流行，我还在告诫自己“水边的野花不要采”。

我对自己的告诫强调了水，淡化了莲花，结果我的初恋对象竟然是莲花。她叫俞莲花，是我小学和初中的同班同学，初中毕业那年我们十八岁，她已经长得浑身上下饱满结实，俨然是一朵壮实的莲花。和许多人的初恋一样，我们之间的恋爱从青春的冲动开始。那个夏日的夜晚，村里放《五朵金花》的电影，傍晚我预先般了凳子到晒谷场上占位置，吃完晚饭再到晒谷场，发现我的边上坐着俞莲花。虽然是同学，那时候男女同学之间都不讲话，这种状况并没有因为我们毕业和坐在一起看电影而彻底改变，但是，不讲话不等于我们之间没有交流。那天我穿一件背心，她穿一件短袖衬衫，胳膊的偶尔碰撞与摩擦，火花四溅，惊心动魄。结果，我的右臂和她的左臂，就变成了《五朵金花》里的歌者，它们相互唱起了动人的情歌，那无声的深情表达远比电影中的歌声更加迷人和浪漫。电影快散场时，我下了豁出一切的决心，偷偷地抓住了她的手，她没有抽走的意思，反而把我的手捏了捏……现在想起来，那夜，我就是跟她握了握手，简直不值一提，可是对于当时的我却是干了已经惊天大事，确立了我们之间的恋爱关系。后来，我们开始相互递恋爱信，再后来我到外地的工厂打工，我们就相互寄恋爱信。我以为莲花虽然长在水中，根却扎在土里，轻易不会被水冲走，没想到，我打工回村后，俞莲花投入了别人的怀抱……

俞莲花温暖了别人的怀抱，十一年后我的怀抱中也有了妻子的温暖，第二年，又温暖出了可爱的女儿。初为人父的兴奋和激动过去之后，我开始做一件重要的事情，就是为女儿取名字。起先，想给她取“叶页佳”，我姓叶妻子也姓叶，叶与叶相加才有女儿呀。意思贴切，可是有点少儿不宜。后来，又想取“叶青青”，希望她像树叶草叶一样富有生命力，但是叫起来俗气……给女儿取名字，比妻子生女儿还难，这件事让我很自卑。一天，下班的路上，看到一位妇女在街边卖莲子，我突然想起了周邦彦的诗句：“叶上初阳干宿雨，水面清圆，一一风荷举”。于是，我把女儿取名为“叶初阳”。现在，女儿已经进入了大学的校园，我不知道她对这个从古人那里偷来的名字满不满意。

泰戈尔说，人要“生如夏花之绚烂”。我想，他说的夏花，就是指莲花吧，因为炎炎夏日只有莲花在绚烂。人生如莲，莲如人生。它生长在这个污浊环境和残酷的季节，注定了它苦难和不屈的一生，在狂风暴雨中抖落一身污泥，在毒日如焰里高洁地绚烂。

Wenbi 小小说

巷口

■倪蓉棣

杨冠英爬上竹梯，借用各种工具，将一个摄像头牢牢地固定在巷口右侧的粉墙上。

她的举动立即赢得了邻居们的支持。

的确，太气人了，这个巷口的右侧墙旮旯，它简直成了露天小便处，每天总有一些臭男人站在这里小便，臭气烘烘，害得附近的人家整天不敢开窗户。大家曾在粉墙上写过诸如“严禁在此小便”、“在此小便者缺德”等恶语，但没用，这里情况依然如故。

现在，杨冠英给墙上安装了摄像头，这一招就厉害了。

大家无不叫好。

但杨冠英红了脸，告诉大家，这是空城计，是她丈夫赵杰出的主意——那个摄像头是报废品，而且，它底端的红色皮线，线头根本没接上电源和监视器，就断在了墙内。

赵杰是城西街道市场管理处副主任，是个有名的酒糊涂，他竟想出这个歪主意，大家都乐得哈哈大笑。

大家纷纷建议，让杨冠英再给墙上写几个字。

有人还送来了毛笔和红漆罐子。

“写什么呢？”杨冠英问大家。

“你就写‘小心墙上摄像机，拍下你的大公鸡！’”小青年阿斌大声喊。

大家哄的一声笑了。

杨冠英也笑了。她说：“‘大公鸡’这三个字用在这里太恶俗，不文明，最好改一下。”

“听……听我的，”杨冠英十岁的儿子东东忽然冒了出来，他胀着脸，急急地喊道，“就改作‘小心墙上摄像机，拍下你的鬼东西！’”

大家又哄的一声笑了。

“不过，请男同志们别见怪，”杨冠英笑笑说，“依我看，还是把‘鬼东西’改作‘臭东西’为好。”

大家哈哈大笑，齐声叫好。

杨冠英说：“我字写得不好，还是请谁来写吧。”

“别客气了，你是中学教师，谁不知道你写得一手好字呢。再说，这又不是书法展览，字写出来，大家能看清楚就是了。”小青年阿斌说。

“我看，还是叫我爸爸来写，他字写得特别有劲。”东东嚷道。

“你爸爸整天只知道喝酒，现在到哪儿去找他？”杨冠英盯了他一眼。

东东不吱声了。

“算了，我献丑了。”杨冠英接过毛笔和红漆罐子，随即伸展开身手，一笔一划，在粉墙上端端正正地写下了十四个大字：小心头上摄像机，拍下你的臭东西！

果然，这一招很灵验，接连三天，巷口太平无事，再没发现小便者的身影。大家感到很高兴，碰见杨冠英，总爱翘起大拇指说：“你做得好啊！”

杨冠英自然也很高兴，但她总是说：“不一定呢，我们再等着看看吧。”

不出所料，第五天过去，大家不愿意看到的事情又发生了——早晨，经过巷口，人们分明闻到了一股浓烈的臭气，显然，又有人在那个墙旮旯小便了！

大家坐不住了，一片咒骂声。

杨冠英显得很激动，胀着脸，高声嚷道：“我们不来真的不行了。这样吧，夜里发现目标，大家都打开窗户，大声喊，用手电照，轰他滚蛋！”

“好，就这么办！”大家齐声响应。

果然，当天夜里十一点许，正当杨冠英恼恨的时候——丈夫晚上出去喝酒，现在还未回家呢——突然，楼外一片呐喊声，她连忙推开窗户。

她的窗户正对着巷口那个墙旮旯。现在，那个墙旮旯，已被紊乱的手电光束照得如同白昼，而那里，分明站着一个人——一个双手扶着墙、面朝墙壁的臭男人！这个臭男人似乎在呕吐，身子在剧烈抽搐，恶心死了！

杨冠英气愤不已，也拧亮了手中的电筒。

电筒刚充了电，光束很强，它像一把利剑，直穿出去。正在这时，那个臭男人忽然转过身来，于是，轰的一声，光束便刺穿了他的脸！杨冠英刚想呐喊，但张开的嘴巴蓦地僵住了，脸色白得像一张纸。

与此同时，楼外的呐喊声陡地消失了，而那些紊乱的手电光束也随之消失了。

杨冠英拉着儿子，当夜去了娘家。

杨冠英还大病了一场。

两个月之后，杨冠英忽然从报纸上获悉：

她家近日被市平安创建办公室评为平安创建先进家庭。其先进事迹为：她和丈夫紧密配合，在所在小区的巷口，自费安装了一个摄像头，自此，震慑了犯罪分子，小区内外抢劫、抢夺和盗窃等案件发生率明显下降，而居民安全感上升，对此社会各界纷纷给予好评。

“喊！”杨冠英哭笑不得，啐了一口，把报纸给扔了。

Wenbi 图文

西岑山上看西象塔

■郑亚洪 文/摄

给山取名不是件容易的事儿，正如给人取名一样。当我告诉你一座山有三个名字，你大概不会惊讶：西塔山、西皋、西岑，都是同一座山名。你还可以搬出最学究味的名字：马院山，知道它的人可不多，他得熟悉我们县志上的掌故。莫非山上还养过马？明初西皋山下曾设有西皋驿，自然与马匹对应上了。反复掂量后，我决定取“西岑山”，这个名字既文雅又形象，“西”，西方，太阳落山的地方，多年后我才明白为什么把西溪叫做金溪，落日镕金。“岑”，小而高的山。“西象塔”其实就是西塔，“象”在佛教里是“塔”的意思，我多放了一个汉字，使它发出三个音：西——象——塔，从低，渐至升高，最后抵达佛处。西岑山上是否有佛？这座始建于东晋，建了又毁，毁了再建的佛塔是否代表了宗教的原义？三天前的一个阴雨天，我去了一趟西塔，从通井街西岑路拾级而上，不到十来分钟就到了。和尚见我爱拍照，特意拿出手机给我看他在月夜拍到的一个塔影。在他心目里，那一晚，他看到的西象山是最美的。和尚说，他在山上住了二十多年。这二十年是西塔从无到有的过程。西岑山多年来是没有塔的，我们现在见到的西象塔建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，西象塔不过后人安上去的一个新古董，因为以前是有塔的，因为在它的东面有座东塔。明朝永乐年间在县城北翔云山上建有翔云塔，三塔鼎立，西塔历史最悠久。上东塔山的人每天络绎不绝，去西塔山的人没有那么多，我也是偶然上几趟，秋天到了，去趟西塔，秋天的韵味就更加盎然了。但西岑山确实是乐清大半部文化史写在那里的，植被比东塔山茂盛，寺庙更灵验，路边树林间时不时闪出坟地，表明这是块风水宝地。从西门电影院售票处的杨府路上去更佳，山路陡峭，两边民房密密麻麻一座挨着一座，在雨天，顺着山路流下来的雨水将山路洗了一遍，熠熠发光。你在喘息之际，来到杨府庙，这里地势开阔，放眼望去，整个乐清城尽收眼底。从杨府庙门口东面路上去，走几步便到了西象塔：有三重台阶，三层树林，透过树枝能看见半个塔身，走到广福寺门口才见到完整的塔。

Wenbi 诗歌

长尾鸟

■风在先

长尾鸟的啾啾声拍打天空
春天就要过去
坐在春天上的少年就要长大
长尾鸟的五彩羽毛飞翔
像坐在春天上的少年梦见了远方

豌豆花在热气里结着饱满的豆荚
大麦和小麦储满太阳芬芳的浆汁
长尾鸟的啾啾声拍打天空
夏天就要来了
夏天的血液里藏满秘密

山谷中酿着花香和野果的香甜
坐在春天上的少年就要长大了
长尾鸟带着求欢的喜悦
飞过山谷和天空
它们的啾啾声拍打着少年的梦境

母子对话

■黄小蕾

一

妈妈：儿子，你们胡老师现在都说你书法描得很不错哦，如果自己写的也能认真写就更好了。

儿子：人都是有缺点的呦。

妈妈：那他把缺点改正过来不是更好吗？

儿子：那他就不是人了！

二

儿子：妈妈，你怎么这样的！都不帮我把这个玩具拼好。

妈妈：别人可以帮你拼玩具，也可以不帮你拼。一个人做事情可以要求自己，但是不能随便要求别人！

儿子嘟嘟囔囔：那你都随便要求我的。

妈妈：我有什么事还要求到你了?!

儿子：要我早点睡；要我上课认真听讲——这不是要求吗？

一件蓝色尼龙衫

■吴少云

他上初中时，许多同学都穿着一件尼龙衫，是那种蓝色尖领套头衫。

深秋季节，尼龙衫既可作内衣，又可当外套，不但好看，而且柔软，穿着非常舒适。他羡慕极了，做梦都想拥有一件尼龙衫。但想归想，他是不敢向父母提起买尼龙衫的。因为他知道，家里穷，根本买不起尼龙衫。

然而，每当他看到班上的同学，一个个脱去外套，教室里立即显现出蓝悠悠一片时，尼龙衫对他的诱惑，就像饥饿时闻到肉包香——闻得到，吃不着，舌头伸得三尺长。唉！没有钱，伸多长也没用，反正够不着尼龙衫。

那些日子，他的思绪总是心不由己地盘旋在蓝色尼龙衫上，就连上课也常常走神。

一天，已出嫁的姐姐回家来，他看到姐姐也穿着一件蓝色尼龙衫。他突然觉得，自己与尼龙衫的距离一下就拉近了。他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嘴巴，壮着胆子向父母提出了买尼龙衫的请求。

他说，班上的同学都有，就我没有。

父亲喝道，别人有的东西你都想有，你让我卖房子差不多！

母亲说，不是不给你买，实在是拿不出钱来买。等什么时候有钱了，再给你买一件吧。

他不敢再说什么，但心里委屈得真想大哭一场。

他的请求和父母的回绝，都让姐姐听着了。姐姐离家的时候，就把自己身上那件蓝色尼龙衫留给了他。

他终于穿上了梦寐以求的蓝色尼龙衫去上学。午后，他也与其他同学一样，脱去外套，穿着蓝悠悠的尼龙衫，昂首挺胸地走向教室。他高兴啊！终于把自己融入了那一片蓝色。他感觉，那天的天格外的蓝，教室格外的亮，甚至老师和同学的笑容也格外的灿烂。

但是，好景不长。他穿着尼龙衫，无意间就被他姐姐的婆婆看到了。婆婆一下就联想到，她的儿媳——他的姐姐，也拥有一件一模一样的尼龙衫。

婆婆回家后，急着诘问姐姐，你不是有一件蓝色尼龙衫么？最近怎么没见你穿过了？

那是个婆婆当道的年代，加上姐姐的婆婆，是个刻薄、小气的女人，小媳妇的日子，除了好好干活，什么也不是。更要命的是，那时当小媳妇最忌讳的事，就是偷偷拿夫家的东西接济娘家，哪怕一件小小的尼龙衫，也可能引起一场家庭纷争。姐姐突然被婆婆诘问，吓得慌了神，一时不知如何作答。

婆婆见状，心里更有底了，就步步紧逼，说姐姐默不作声是无话可说，追问是不是送给谁了？那可是八元多钱买的呢！还说了一大堆尖酸的话，什么女人持家，怕糊里糊涂，也怕大手大脚，更怕里外不分。

姐姐知道这事再也无法隐瞒，但她不想说出实情，就撒了个谎。姐姐说，上次回娘家，帮忙在地里干了点活，出了一身汗，就脱下尼龙衫洗掉了。等我下次回去再拿回来吧。

婆婆说，还是快点拿回来吧，不快点拿，我怕骨头影也没了。

姐姐是个胆小怕事的人，她虽不忍心向弟弟要回那件尼龙衫，但她又不敢不要回。纠结再三，她还是回娘家对父母和弟弟说明了原因，向弟弟要回了那件蓝色尼龙衫。

那天，因为一件尼龙衫，姐姐哭了，弟弟哭了，母亲也暗暗垂泪。

听到一片抽泣声，父亲火了。父亲大声呵斥，哭什么！不就一件破尼龙衫么？哭什么！我现在就去借钱，明天你自己就去合作社买一件！

第二天，他终于拥有了一件真正属于自己的蓝色尼龙衫。

不知为什么，这件新尼龙衫穿在身上，他不但一点也高兴不起来，而且不是那么想穿着它。因为，它暗藏贫穷的耻辱，蛰伏人生的痛苦，隐匿世俗的冷漠，背负亲情的重量，重得懵懂少年也背不动它。有时穿着它，似乎也是一种罪愆。但是，每次去姐姐家，只要天气适宜，他一定忘不了穿上那件蓝色尼龙衫。他觉得，穿着这件尼龙衫去姐姐家，除了心里特别踏实、特别安慰外，还有一种说不清的情绪——澄清，泄愤，抑或扬眉吐气？

其实，他——那个穷苦少年，就是我自己。